

渡边淳一自选集015

◎ 渡边淳一  
何处是归程

 文匯出版社

# 何处是归程

沈玲译

Watanabe Junichi

〔日〕渡边淳一著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何处是归程 / (日) 渡边淳一著; 沈玲译.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80741-776-7

I. 何… II. ①渡… ②沈… III. 自传体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36943 号

图字: 09-2008-562 号

何处へ by 渡边淳一

Copyrights: ©1992 by 渡边淳一

本书简体中文版根据 2004 年“新潮文库”本译出。

This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OH INTERNATIONAL CO. LT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0 Wenhui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渡边淳一经由 OH INTERNATIONAL 株式会社授权出版。

[渡边淳一自选集 015]

**何处是归程**

作者 / [日] 渡边淳一 译者 / 沈玲

出版人 / 桂国强 翻译统筹 / 吴文智

责任编辑 / 闻之 装帧设计 / 张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编 200041)

经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排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彩色印刷 /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 装订 / 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90 × 1240 毫米 1/32 字数 / 250 千

印张 / 11.625 (插页 2 页) 印数 / 1-50000

ISBN 978-7-80741-776-7 定价: 33.00 元

# 目录

上京 .....	I
愁日 .....	41
摇影 .....	85
乱调 .....	123
混沌 .....	207
寒风 .....	265
转变 .....	313
花云 .....	345
解说 / 大村彦次郎 .....	358

上京



傍晚五点过后，终于把搬家后凌乱的房间收拾妥当。四月末的白天渐渐长了起来。斜阳透过里面房间的阳台照了进来，一直延伸到榻榻米上铺着的地毯边缘。

这是一套两居室的屋子。一进门便是厨房和一间六张榻榻米大的西式房间，再往前是一间有拉门隔开的稍大点的日式卧室。西式房间中勉强放下了一套沙发，裕子坐在上面用刚买来的水壶沏茶。

相木悠介饮着茶，忽然停了下来。

“怎么了？”

裕子以为茶里混进了脏东西，可悠介又喝了起来。

是稍稍有点浓的煎茶。

悠介一边品着茶，一边想着心事。

心里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感慨，但又不是喜悦撞击胸膛的那种感觉。硬要说的话，可以说是对自己终于走出这一步感到欣慰，而伴随着这种满足而来的，还有对自己居然走到这一步的淡淡的悔意。安心和不安，混杂着一丝对自己的迷惑，那个一瞬间，他就那么端着茶杯坐着。

这是悠介自己也搞不明白的心绪，裕子就更不可能明白了。

裕子原本就不是对这种情绪波动敏感的人。她长着一张瓜子脸，看起来文静大方，但性格却干脆而爽快。

三个月前，当悠介把打算辞掉札幌的工作到东京发展的事告诉她时，裕子也是这样，想也没想就接受了。

“不错啊，挺好玩的。”

从家人到朋友，悠介周围的人都对此事持反对态度，只有裕子很简单地就同意了。这份简单的支持瓦解了悠介心头所有的犹豫。

“一起去吧。”

悠介邀请裕子，裕子并不怎么心动，反问道：“就你自己去？”

“当然，家留在这儿。”

三十五岁的悠介家里有妻子和一个女儿。裕子知道悠介要把她们留在札幌，显出了放心的样子。

“两个人可以住在一起的话，去也行啊！”

虽然知道裕子对自己抱有好感，但也没想到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悠介考虑了一年才做出的决定，就这样被认可了。

外表上看，女人做事情犹犹豫豫的，但那只是在买东西或选择穿什么衣服的时候，在面临人生的重大决定时，她们比想象的要大胆果断。当然做决定之前也会陷入深深的苦恼，但一旦决定了就不会再反悔。与此相比，男人在买东西等事情上富于决断力，但一关系到事业或生活方式，却迟迟难以决断，即使决定了也总是有些疑虑。

特别是像悠介这样的情况，必须要舍弃工作了十年的大学医院医生的职位。另外，对三十五岁就取得的讲师这一相对来讲比较好的地位也还有一丝留恋。

舍弃那样的地位到东京发展究竟有没有价值呢？如果只是为了写小说，不也可以在札幌一边做医生一边写吗？

家人、前辈和朋友都这么说，悠介更犹豫了。

此时裕子肯定的答复，对悠介来讲不啻是一种坚强的依靠。

“最近写了些东西，在大学里也有些不好待了。”



半年前，也就是昭和四十三年八月，悠介所在的大学做了日本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引起了一些争论。

悠介通过调查认定这是一次不恰当的手术，并发表了批评文章。此事引起了部分医生的反感，悠介因此陷入了难堪的境地。虽说学校内部也有人在这次手术持批评态度，但背地里偷偷地说和公开发表文章进行批评显然是不同的。这里面固然有悠介的幼稚，但也说明了大学并不是个好待的地方。

想着想着，悠介对在大学工作这件事本身厌烦起来。

就这样道个歉老老实实地待着也未尝不可，但是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东京发展呢？犹豫不定的悠介想：“现在已经三十五岁了，再不去东京的话，恐怕就没什么机会了。”

悠介在做医生的同时写小说已有四年了。这期间，曾有两次成为东京文学奖的很有实力的候补者，但还是因为欠点火候都落选了，遭受了不小的打击。

也许从这里迈出一步，到东京那样充满刺激的地方，真正投入地去写小说会更好吧。

“但是到了东京，光靠写小说能维持生活吗？”

看似悠闲的一问，裕子的话却触到了最尖锐的地方。

说实话，那也是悠介最担心的地方。

“维持基本的生活，我想总是可以的……”

虽然东京的出版社时而有约稿，但也不是每个月都有。况且就算写了也不一定能刊登。若碰到刊载延期或取消，立刻就没有了收入。

“我想暂时找点临时医生的工作做做看。”

“会有吗？”

裕子笑了，悠介想，以此挣点生活费还不成问题吧。

虽说如此，每天都打工的话，去东京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想隔天，或者每周两次去工作。”

悠介原本是这样想的，这多少有些乐观。

后来，悠介趁着去东京的一次机会到御茶水的医师会馆看招聘广告。大体上都是要求全日制的，一周只工作两三天的几乎没有。偶尔有也是内科方面的，外科根本就没有。

想想也是，外科有手术，如果星期一做了手术，休息两天，星期四再去上班的话，患者会感到不安。纵是被说成“无理弃置”也没有办法。

悠介的专业是整形外科，只有全日制的招聘信息。

没办法，只好给寻求外科医生的医院依次打电话，说明自己无论如何想要隔天工作，最后终于被位于两国附近一个叫山根医院的地方接受了。

第二天，悠介按着地图找到那里。那是所中等规模的医院，除了作为外科医生的院长，还有一个内科医生和一个外科医生，但院长热衷于做政治家，对外科工作并不上心，聘请悠介似乎就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缺。

工资是按日支付的，并不很高，但在医院的后面有院长经营的出租公寓，可以免费借给他一套两居室。这样的话，即使书稿卖不出去，似乎也能维持一段日子。悠介立刻决定来这里就职，可心底还是有些堵。

“最终还是做了私人医院的医生啊……”

医生的地位，因医院的不同而有微妙的差异。最有权威的是大学医院，其次是一流的官立、公立医院，接着是小的公立医院，然后才是私人医院。虽然在收入方面，有很多时候是与这个顺序相反的。

像悠介这样，曾经在大学医院任职，现在却去了私人医院，多少有点自贬身份的感觉，可裕子并不理解这种心情。

“有什么不好的，还带房子，在东京租金多贵呀！”

“那个医院只要隔天去一次就可维持我们俩的生活啦。”

“但是还要给你妻子寄钱哪！”

裕子有着难得的体贴，连悠介妻子的事也一并跟着操心。

“我把退職金留给她们了，没关系的。”

把妻子留在家里，因为辞职的时候得到一些钱，所以生活应该不成问题。

“到了东京，我也会工作啊！”

“仍然去干宴会俱乐部的活？”

“那倒不是，想工作的话很多都可以干的嘛。”

裕子以前经营过为晚会、聚餐等活动提供女服务员的宴会俱乐部，并且自己也作为一名服务员去工作过。

悠介最早认识裕子也是两年前在定山溪温泉举行毕业十周年晚会时，裕子作为服务人员出现的时候。

当时裕子穿着和服，姿态美妙，稍厚的下唇娇艳异常。

五十人左右的酒席上，有十几个服务员，裕子来倒酒时，悠介开玩笑地说：“好一张让人想亲的嘴啊！”

裕子笑着躲开了。酒席进行到最热闹的时候，灯突然熄灭，色情电影开始了。

这是干事费了一番周折弄来的，货真价实的色情片。大家都在屏息观看时，悠介似乎嘟囔了一句：“这种东西真没劲，有什么好看的。”

悠介并不记得自己当时那么说过，这是后来裕子告诉他的。

说实话，之前悠介早就看过好几部色情片，已厌倦了那种千篇一律。而且大家一起鸦雀无声地观看色情片的样子让他觉得有点不自在，所以

半逞能地说了那么一句，不过就这一句话似乎起了作用。

“大家都在看片子，只有你侧着身子独自喝酒。那时的你真的好帅哦！”

后来裕子说起自己被悠介吸引的理由时，是这么说的。她还打趣地问：“你那么做是为了引起我的注意吧？”

当然，悠介并没有那样的心思。虽然喜欢裕子，但用那样的手段来征服裕子，他没想过。之所以说“没意思”，是因为在此之前曾看过色情片，同时也隐含着对认真观看的朋友们实在是纯情的感叹。不管怎么说，悠介和裕子因那次聚会相识，不到三个月，两人便发生了性关系。

两个人的关系进展比较顺利。但裕子另外还有男人。虽说宴会俱乐部并不需要多少资金，但裕子以二十几岁的年纪成为经营者还是有点不可思议。那是因为有个男人给她出钱。

裕子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不过现在我和他不太好”。话虽这么说，那个男人真的能轻易放手吗？能为风俗业出钱，很可能跟黑社会有关系，搞不好说不定会遇到麻烦。

悠介虽说有些不安，但继续着和裕子的交往。

这次决定去东京，最大的理由当然是因为难以继续在大学医院立足，同时悠介也想借这个机会试着当个作家。此外，也不可否认还有着想和裕子一起逃跑一起生活的向往，以及一生中想要做一次荒唐事的冒险心理。

地毯边缘的斜阳已经延伸到了桌子底下，悠介一边看着这光影一边小声地自言自语。

“终于来了啊……”

裕子微微一笑，“有什么奇怪的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来到了这儿。”

的确，就是一个月之前，悠介都没有想过会来到东京和裕子一起生活。

不过，现在两个人正亲密地靠在一起喝茶。沙发和橱柜是从裕子家里搬来的，摆在卧室里的桌子和椅子是悠介的东西。两人将各自搬来的家具和物品放在一起，房间里竟呈现出亮丽的风景。

“总算安顿下来了。”

虽然壁橱前还散乱着需要整理的衣服，大件的家具也只是简单地摆放。

“再喝点吗？”

“好……”

悠介怀着满足又后悔、安心又不安的复杂心情点点头。

晚上，悠介和裕子一起出去吃饭。

并不是不能在新家中准备晚饭，只是刚搬来屋子还没收拾好，碗筷、油盐酱醋等也没有备齐，再加上裕子确实有点累了。

与其说是出去吃饭，不如说是新来乍到想出去走走吧。

两人沿着电车轨道往两国方向慢慢散步。途中，有家叫“奴鯨”的寿司店，挂着漂亮的布帘。

“欢迎光临！”

悠介被大声的欢迎声吓了一跳，停下了脚步。两人被热情的服务员推进了店，在靠近门口的一张空桌旁坐了下来。

“吧台那儿也空着呢。”

“就坐这儿吧，挺好的。”

在东京第一次进寿司店，还是不太愿意直接坐到吧台那儿。

悠介要了啤酒和上等的寿司卷。

“那么……”

这样的场合该说些什么呢？要说“恭喜”，还有很多担心的地方；要说“加油”，也有些牵强。

悠介不知所措。裕子端起酒杯，轻轻地和悠介举起却又停在那儿的酒杯碰了一下，“辛苦了！”

不错，这句话最恰当了。搬家让两个人都累了。

就着腌章鱼的小菜，喝了点啤酒。一会儿，寿司卷便端了上来。

金枪鱼、比目鱼、鲍鱼和北海道的一样，但鲷鱼和略带黄色的鸟蛤没怎么吃过，而在北海道的寿司卷中经常会放人的蛤蜊和鲑鱼却没有看到。

“怎么样……”

“嗯，还可以。”

裕子点点头，悠介不怎么赞成。金枪鱼、鲷鱼的味道有点重，蛤蜊却过于清淡，乌贼的身子太厚也咬不动。

“这个和北海道的不一样啊。”

“这个叫商乌贼<sup>①</sup>吧。”

“那个也是，在北海道的話，只能叫盐渍鲑鱼子了。”

鱼子酱做的有点咸，海胆也太过清爽，缺少圆润的口感。

“真是不怎么样啊。”

---

① 译者注：商乌贼是乌贼的一种，分布于日本本州中部以南海域，肉比较厚。

原本以为东京是寿司这种日本料理的发源地，尝过之后发觉好像并非如此。当然，也不能因为偶然一家不好吃的缘故而否定东京所有的寿司店。

不过，悠介已然知道北海道的寿司更好吃了，心中有种胜利的感觉。要说孩子气吧是有点孩子气，来到大东京的悠介有点争强好胜。

“明天开始要去医院了吧。”裕子转移话题。

“九点去就可以了，很近。”

医院只隔着条马路，走过去花不了两三分钟。

“好像住在医院里似的。”

“住得这么近，和值班没什么两样了。”

也并非一定要值班，不过万一住院病人有事的话，不去不行。

“好像有个护士住在我们楼上呢。”

这栋公寓楼是个四层建筑，悠介和裕子住在三楼最边上的一间。四楼上住着在同家医院工作的护士和办事员。

“怪不得刚才搬行李的时候有人在看我们哪。”

裕子一边夹起比目鱼一边说。

“医院里的人知道我们俩住在一起吧。”

说实话，悠介还没有把与裕子同居的事告诉院长，虽然是不得不要说的事，但和妻子以外的女人住在一起这样的事，总觉得有些难以启齿。

现在两人住在院长经营的公寓里，而且还有护士进进出出，大家知道此事也只是时间问题吧。

“过些日子，我会说的……”

裕子比悠介小七岁，两人在一起并不像一对夫妻，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总之，不用正式向院长和护士介绍，就已让人知道不寻常的关系了。

本来，悠介并没有想故意隐瞒和别的女人同居一事，但既然已经辞了职，成为一个自由人，不想连自己的私生活也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幸好，裕子不在乎别人会说闲话。

“反正我不去医院就好了。”

裕子喝完了杯中的啤酒继续问：“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可以接电话吗？”

悠介刚想点头，但停了下来。在东京的编辑和朋友们知道两人同居的话倒是没什么关系，但家人肯定是认定自己一个人生活的，万一裕子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那还不吵得天翻地覆呀。

也许，在悠介说出去东京发展的时候，妻子就有了这样的猜测吧。

光靠写小说的生活还不安定，孩子又要上学，悠介编了一大堆理由才说服妻子让自己单身上京。但从洗衣做饭到穿衣打扮，悠介一个人根本搞不定，没有人比妻子更清楚悠介的懒汉作风了。

这样的男人独自去东京，背后肯定有个女人。

妻子到底有没有想到这一层另当别论，可自己千万不能粗心大意。

妻子既然答应了自己的要求，可能有她作为正室妻子的自信吧，也可能是因为觉得再反对也没用，只好放弃了吧。不管怎么样，妻子做好了被悠介背叛的心理准备还是肯定的事。

但现在，悠介要感谢妻子对自己的宽容。虽然，并不想对妻子太过关心。

三十五岁，舍弃大学医院的工作上京从事写作，对于悠介的一生来说，无疑是一次孤注一掷的重大决断。

从今往后，果真能靠写作生存下去吗？

对于未来，考虑得越多越感不安，所以悠介决定不再想这些了。



无论如何，这一两年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在这种关键时刻，即使想照顾妻子和家庭也是没有办法做好的。

说起来，对于文学来讲，家庭的幸福其实是万恶的根源。幸福又安定的家庭会让人觉得心情舒畅，满足于现状，从而失去战斗力，失去前进的热情。现在牺牲一下妻子和家庭，那就可以在自己的道路上突飞猛进，勇往直前了。

悠介有点在逞强。不，悠介是在借此鼓励自己。

“两个人住在一起嘛，当然可以接电话了。”

“那我可以说‘我是相木’喽？”

“可以是可以，如果是找你的电话怎么办？”

“我父母知道我和你住在一起，没关系的啦。”

悠介有点尴尬，正色道，“自古以来，作家身边都是有女人的。”

“所以啦，你不是想成为作家吗？”

好不容易才做出的决定，被这么低俗地理解，真是让悠介头疼。

“过去这一年，我非常苦恼。成为作家的目标还没有实现，现在如果错过的话就没有机会了，但我还是一直逃避现实，得过且过，迟迟下不了决心。”

“在我认识你的时候，就听你说过了。你真的没想过会辞职吗？”

“我也算是一个社会有用人才吧，在单位受压迫或是被降职，有可能会索性辞职，但如果不是到很糟糕的地步，很难下得了这个决心的。”

难得，裕子理解地点点头。

“我辞去大学医院工作的时候，父母都哭了。”

“那你妻子呢？”

“起初她很惊讶，但后来并没有反对。”